

传承



2020年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随后两年多时间里，全球的演出行业都经历了巨大的考验。然而，困难之中总能迸发出新生机。

2020年4月，由广州交响乐团首席彭珂和大提琴副首席潘畅二人组建的“Peng&Pan”弦乐二重奏成立，并在星海音乐厅的“无限音乐会”系列中亮相，首场线上音乐会就吸引了上万观看人次。如今，这支疫情期间诞生在广州的、刚满两岁的二重奏组合，已完成了南宁、广州、青海、深圳、顺德等多地近20场线上线下演出，还受邀录制了央视《国际艺苑》栏目，并在2021年10月在第十三届金钟奖广州交响乐团专场音乐会上，与乐团合作圣-桑的《缪斯与诗人》。他们还将自己演出的足迹拓展到广州塔、白云机场、磨碟沙公园等文旅地标，在音乐厅之外，将古典音乐的美好送到市民和游客身边。近日，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彭潘二人。他们表示：“广州观众对于古典音乐的了解位列全国前列，我们将捧着一颗对音乐的真心，做好我们的二重奏。”

“Peng&Pan”弦乐二重奏：颜值与才华担当 用西洋乐器讲述岭南故事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缘起 履历各自精彩，合而为一再出发

从艺者路远，尽管是个“幼龄”组合，但在相遇之前，彭潘二人在各自的艺途中行走已久。

自幼学习小提琴的彭珂，12岁赴京求学，后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师从著名小提琴教育家林耀基、李向阳。2002年，彭珂获得德意志学术交流学会全额奖学金赴德深造，获吕贝克高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

归国后，彭珂曾就职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2015年，彭珂南下广州，成为广州交响乐团首席。彭珂说：“那时候，广州交响乐团刚好有位置，我便来试一下，结果这一来就把我吸引住了。首先，乐团的工作环境，我认为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再一个，整个乐团的气氛很好，大家随和又温暖，好说好商量的合作态度，让人感觉特别自在。”

广州包容、轻松的居住氛围和美食文化，也让彭珂觉得舒服：“广州这个城市的生活气息很浓，让人很难拒绝。”

潘畅也是一名标准的乐坛学霸。1988年出生的他先后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和巴德学院。在耶鲁读书期间，潘畅是唯一一位受邀在耶鲁大学2015年开学典礼上献奏的在校学生。大提琴界泰斗Aldo Parisot曾这样评价：“潘畅

是一位难得的青年音乐家，他具备了非常有趣又独特的性格。他的音乐里既有向内的细腻与感性，又有向外的爆发和力量。”

2018年加入广州交响乐团任乐团大提琴副首席，是潘畅走出校园后的第一份工作。“2014年的时候，我便跟广州青年交响乐团有过愉快的合作——在景焕女士的指挥下演绎了赵麟先生作曲的《大提琴与笙的二重协奏曲》。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尽管还是个学生乐团，广青交的表演应该也给主办方留下了一些印象，所以在毕业后便很自然地来到广州。”



线下演出反响热烈

新意 大小提琴二重奏，这个组合有意思

前后脚定居广州成为同事，又同为成都老乡，彭潘二人的合作几乎是一拍即合。潘畅回忆：“当时，乐团指挥景焕女士建议我们做一个组合，我们便试了一下，结果发现合作很舒服、很对路，这个组合便顺理成章地延续了下来。”

事实上，通过二重奏的形式磨练演奏家的技艺，并借此带给观众不同的音乐体验，是许多优秀乐团的惯例和传统。早在2008年6月，广交大提琴乐组的12名成员便组成“非凡大提琴演奏组”并举办了专场音乐会。2009年3月，广交又成立了“灿烂金属”铜管五重奏。

不过，由大小提琴搭配的二重奏并不多见，这与两种乐器的音域迥异有关。潘畅介绍：“大提琴属于中低音乐器，而小提琴则清亮似人声。因此，作曲家需要在和声方面有非常强的意识

才能写出美妙的大小提琴重奏乐曲。”

目前存世的、为大提琴和小提琴而写的曲目也相对有限，“这些曲目往往出现得很早，甚至在现代钢琴诞生之前，比如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亚历山德罗·罗西里尼的一些作品，到后来，如印象派作曲家拉威尔、莱因霍尔德·格里埃尔也有一些相关创作。我们的计划就是先把已存世的作品拉一遍。”潘畅认为，这是实现音乐传承的好机会，“可以将一些不太普及的曲目介绍给观众。”

“曲目少，我们便反复揣摩，尽量让演奏更精致、更细腻。事实上，这些大小提琴重奏曲目在演奏技巧上往往是非常难的，很有挑战性。”彭珂补充道，“二重奏的训练对演奏家有极大的帮助，优秀的乐团都会积极提倡乐手们组室内乐重奏——它对个人的演奏要求会更高，但合作的分量一点都不会少。经过重奏的训练，再面对乐团的演奏曲目时，肯定会更加游刃有余。”



潘畅是个“飞行迷”



潘畅(左)与彭珂

发心 和而不同，以真心面对音乐

君子和而不同。生活中，彭潘二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一面。聊天中，潘畅不时显露出腼腆、又严谨执著的一面。日常“爱发呆、爱放空、爱管闲事”的彭珂，个性当中则有更多的随性和自由。

彭珂坦言：“我俩性格不一样，我比较急，他比较缓。但是，

在音乐的合作上，我俩愿意往一块儿靠。”多数的时候，演奏家间的默契不需要特意沟通，也不存在刻意的磨合，“先各自拉，再看合起来怎么样，这往往能收到不错的效果。”

在潘畅看来，大提琴好比一位诗人，“它的情绪既可以古朴，又可以非常奔放、豪迈”。而彭珂则认为，小提琴“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是我可以与之对话、时常陪伴我的好朋友”。

彭珂表示：“我们的音乐理念也有不同，潘畅在音乐上很有自己的坚持，我也有。尽管我虚长几岁，但从演奏和音乐上来说，大家都是对音乐负责的人，大家都是平等的，各有发挥、各有见解。归根结底，‘自如、开心、对路子’，是我们愿意把二重奏持续做下去的原因。”

2021年6月，“Peng&Pan”弦乐二重奏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音乐厅举办了首场线下音乐会。“疫

情之下，我们和听众都很珍惜这种面对面用音乐沟通的机会。”潘畅回忆，“当晚我们演奏了莱因霍尔德·格里埃尔为小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八首小品。曲目比较深，也不是观众们耳熟能详、意料之中的旋律，但大家反馈非常好。”“当你自己很专注、很热情地表达你自己，当你全身心地付出的时候，舞台就是属于你的。”彭珂补充道。

关于未来，二人表示：“广州观众对于古典音乐的了解是属于全国前列的，他们的见识也很广，对各种演出的接受度也很高。我们的演出，也是给大家多一些选择。在未来，希望慢慢能有一些创新曲目，比如说找机会邀约一些作曲家来写或者改编一些大小提琴作品，也有出专辑的相关计划。但归根结底，我们二人的发心还是音乐，并没有太多的目的性，就是单纯捧着一颗对音乐的真心，来做我们的二重奏。”

融合 民族音乐和西洋乐器可以相得益彰

作为投身广东古典音乐界的佼佼者和后起之秀，采访中，彭潘二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成长道路上，诸多华人音乐家对自己的提携和扶助。

“我是广东人的学生”，彭珂表示，大学时期的恩师、广东台山籍著名小提琴教育家林耀基无疑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艺术家：“他对音乐、对小提琴这门乐器的理解、对学生的要求和言传身教，让人受益终身。”

潘畅亦认为马友友、秦立巍、王健三位享誉世界的大提琴演奏家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艺术家：“马友友自不必说，他是全世界音乐人都高山仰止的大师。秦立巍老师称得上是我的伯乐，他让我见识到一位大提琴家的职业生涯是怎样的。在遇到他之前，我学到的炫技功夫可能是锦上添花，秦老师则是教我如何把锦绣织起来的人。王健老师是我的大师兄，也无私地给了我

很多帮助。”

尽管是精研西方古典音乐的演奏家，彭潘二人均认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音乐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潘畅表示：“西洋乐器一定可以和民族音乐做到水乳交融。”“事实上，我加入广交后的第一场音乐会，演奏的曲目就是杜鸣老师作曲的《沙湾往事》，我非常喜欢这首曲子中描绘的‘岭南细雨打芭蕉’的意境，一下子让我非常有画面感，所以我对这首曲子印象非常深刻。”

彭珂则举出了《珠江序曲》的例子：“《珠江序曲》里就采用了两个广东民间音乐《早天雷》和《赛龙舟》的素材。作曲家陈怡将两个素材分别呈现，进行了多次变奏发展，运用了管弦乐织体的组合，最后结合起来，以高潮来结尾，表现了珠江滔滔不断奔流的动感和起伏。你看，用交响乐可以很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岭南文化。”

表演艺术家刘子枫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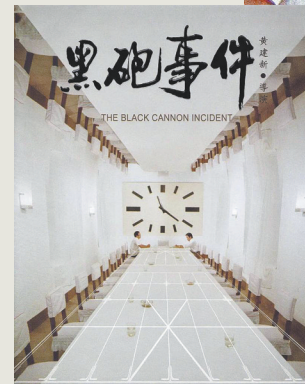
曾凭《黑炮事件》问鼎金鸡奖，导演黄建新发文悼念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刘子枫(左)获金鸡奖

《黑炮事件》海报



2022年5月7日凌晨，著名演员刘子枫去世，享年83岁。首次执导电影便与之一合作的著名导演黄建新当天发文悼念。

刘子枫1938年出生于河南省孟县，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65年，他首次“触电”，参演电影《足球队》。1985年，刘子枫凭借喜剧电影《黑炮事件》获得第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2006年，他凭借剧情电影《天狗》入围第2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2017年，刘子枫获得第16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特别荣誉奖。

《黑炮事件》是黄建新首次独立执导的电影，故事讲述：赵书信（刘子枫饰）是某矿山的工程师，为人忠厚，工作勤勉。下棋是赵书信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他对自己那副棋子也格外珍惜，却于一次出差归来时发现丢失了一枚，情急之下冒雨前往邮局，发了一封“黑炮丢失301找赵”的电报给邮局，寻找棋子。岂料这封电报招致邮局方面的怀疑，上报公安局立案侦查，上升成了所谓的“黑炮事件”。受此事件影响，赵书信被调离原来岗位，更被阻止参与正在进行的德国合作项目。公司将精通德语的专家赵书信换成了旅游翻译冯良才，工程进度和质量受到重大影响。不久，邮局送来一个寄给赵书信的邮包，矿山公司高层领导秘密将其打开，发现里面竟是一颗棋子……

影片获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第6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黄建新凭借该片获得上海新时期十年导演奖、第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提名。

《黑炮事件》导演黄建新5月7日发声悼念：“听到子枫去世的消息，很难过，不由得淌下泪水……子枫是《黑炮事件》《错位》的主角，他用非凡的表演能力，为中国电影创造了永久留存的艺术形象。1985年、1986年是我们那个年轻的创作团队竭力前行的时刻，子枫与我们一起奋斗，为这两部电影注入灵魂……怀念子枫！”

保罗·施拉德 获终身成就金狮奖

曾创作《出租车司机》《愤怒的公牛》等作品

羊城晚报记者 吕航



保罗·施拉德 《出租车司机》海报

近日，第79届威尼斯电影节组委会宣布，将授予美国导演、编剧保罗·施拉德终身成就金狮奖。对于这样一个荣誉，施拉德表示：“我本人深感荣幸，威尼斯就是我的心中之乡。”

作为剧作家、影评人以及电影学者和导演，保罗·施拉德一直享有盛誉。施拉德在哈佛大学拿到了文学士的学位，后受著名影评人宝琳·凯尔提携，为大小报章撰写评论文章，并出版专著。

之后，保罗·施拉德以编剧的身份进入好莱坞，受到“新好莱坞派”导演的赏识，尤以与马丁·斯科塞斯的合作最为津津乐道。两人联手创作了《出租车司机》《愤怒的公牛》《基督的最后诱惑》《穿梭阴阳界》四部作品。

在《出租车司机》大获好评后，保罗·施拉德获得机会，自己当起了导演，处女作《蓝领阶级》便一鸣惊人。此后，《赤裸裸》《三岛由纪夫传》《迷幻人生》等

作品也颇获业界认可。近年来，施拉德更是老骥伏枥，屡有新作问世，《第一归正会》和《算牌人》分别入围了2017年和2021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主竞赛单元。

1972年，保罗·施拉德出版了一本讲述导演风格的文集，名为《电影中的先验主义风格：小津、布列松、德莱叶》。而他的论文《黑色电影笔记》也成为后世经常引用的电影学资料。

保罗·施拉德的作品往往是塑造一名自我毁灭的主角，或是主角接受一项违背自己原则的任务，电影的结局是主角的救赎，其中伴随着痛苦的牺牲及宣泄的暴力。他的《出租车司机》《美国舞者》《迷幻人生》《步行者》可以称作是“房间里的男人”系列，主角从愤怒到自恋再到焦虑，最后成为一个活在面具下的人。

按照计划，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将于8月31日至9月10日举行。

快问快答

对你影响最大的艺术家是谁？

彭珂：林耀基、Nora Chastain, Tamara Smirnova。
潘畅：马友友、秦立巍、王健。

对你影响最大的普通人是谁？

彭珂：我自己，人都是自己挣扎出来的。我12岁就独自去北京念书了，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肯定是自己。
潘畅：我太太，她不仅陪我从学生时代一路走来，还总能在关键时刻给我一些中肯的建议。

最近正在看的一本书是什么？

彭珂：《百年孤独》。
潘畅：《箭术与禅心》。

你最近喜欢的一部影视作品？

彭珂：好的动作片或者微微泛苦的文艺电影都行，《一天》挺好的。
潘畅：岩井俊二的《情书》。

你最爱的广东文化是哪一类？

彭珂：那肯定是美食文化。在来广州之前，我很久时间都不吃鸡、鸭这些禽类了，因为觉得肉质粗糙，是广州让我重新发现了这些食材的美妙。
潘畅：我也一样，美食文化。

除本行外你有擅长的艺术吗？

彭珂：平常我没事儿就喜欢发呆，可以说是增长放空的艺术，哈哈。
潘畅：我是个飞行迷，如果没什么事儿，日常会玩模拟飞行游戏，也会插插花。

请用三个词来推荐你的领域？

彭珂：没有三个词，只有一句话：你全心付出给它，它会带给你丰富而美好的体验。
潘畅：执着、热爱、纯粹。